



世界经典名著

亚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四)

佟德稷 译

李海泉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日〕福永武彦	
废市	员
〔日〕菊池宽	
投票	猿
〔日〕幸田露伴	
锻刀记	缘
〔日〕志贺直哉	
清兵卫和葫芦	苑
〔日〕中野重治	
早春的风	苑
〔日〕久米正雄	
老虎	愿
〔日〕林芙美子	
晚菊	愿
〔日〕野间宏	
脸上的红月亮	员怨

废 市

〔日〕福永武彦

……如同浮在水面的灰色棺材。

——北原白秋：《回忆》

一轮弯月悬在树丛，使树梢、树枝黑黝黝的，似幅剪影，因此只有靠着水面的反光才能知道那是条河。河水的声音倒是不绝于耳，我烦躁地听着这声音，一面注视着河的方向。夜已深，全镇都已入睡，能听到的只有河水声。尽管有月亮，从这儿却看不到水面反射的月光。我啧啧舌，茫然地靠着檐廊的栏杆。也许谁都有如此的体验——出门在外，第一个晚上是不能入睡的。对于我而言，让我无法入睡的是河水声。一条大河正对着院子。我傍晚刚到这里时，一点不曾留意这缓缓的水声，等到睡下后，这声音听起来却响得叫人无法忍受。开始，我还觉得那些时不时在这里经过的小船的橹声别有一番情趣，心想：啊，我立刻就能睡着了，由于我也困了。谁知随着夜深，头脑却更加清醒，实在是难有睡意了，于是只得拿着扇子出了蚊帐，轻声拉开防雨套窗，茫然地望着屋外。此时，我听见远处仿佛有女人哭泣的声音，似乎是在正屋那个方向，但又搞不清具体的位置。那哀哀的抽

— 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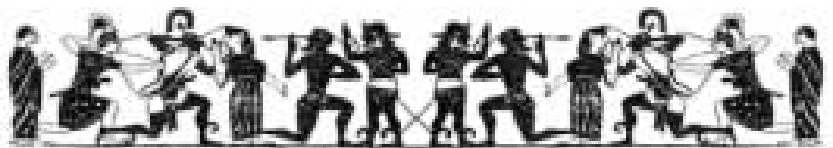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泣，令人觉得像是有一股悠细、绵长、阴森的鬼气。天上飘着云彩，使新月时隐时现。夜幕静静地降临，叫人已感不到暑热。我静静地侧耳倾听着。

那已然是十年前的往事。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在这个镇上的一户大户人家中渡过了一个夏天。当然，最初我并没打算去那么远况且去一个从没去过的镇子，而是只要能找到一外租金便宜、安静、便于用功的旅店就行，但这样的旅店又不是那么好找的。正巧这时有位亲戚讲起了那个镇子，并介绍说他在那儿认识一家人。我之所位立刻就相信了这位叔父的话，特地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一定是由于叔父的话中谈及的这个镇子以及这所房子的部分，有着什么东西吸引着我，但我已然不记得吸引我的究竟是什么。“青春”这东西是多么容易从记忆中抹去呀。我现在既然已经每日忙于事务，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闲工夫去一件件地忆起昔日的往事。我若不是偶然间从报上看到有关这个镇子被一场大火焚烧殆尽的报道，或许今天根本不会来寻找这种陈旧的记忆。读到这篇报道时，我记起了在那个镇上认识的人们，思忖那镇子大概终于成为一个废市而彻底毁灭了。那原本就是个僻静得像片废墟般的乡村小镇。

我将参考书和换洗的衣服塞进书包，悠然自得地乘火车去那个镇子。那时候，我的年轻允许我做出任何莽撞的行动，而我的父母也从不会为我的突发奇想而担心。我依叔父的话，在那个镇子下了火车，去找那家他提到过的姓贝原的世家。那是个日头很猛的初夏的下午，当我好不容易找到时，已是大汗淋漓。

我再怎么鲁莽，还是事先写信了解了对方的心意。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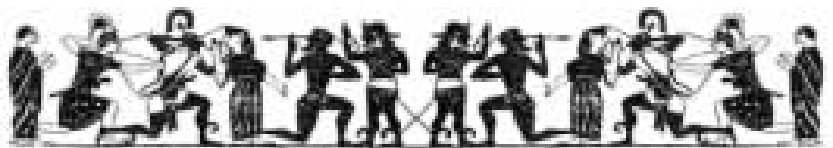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当见到那座门户堂堂、庭院深深、庄严而古老的房子时，我毕竟还是有点畏惧不前了。但是一通报了姓名，一位年轻的姑娘便立刻领我经过长长的走廊，到达一处像是偏房的地方。分给我住的地方在偏房的二楼，从檐廊向下看，眼前是一条流动的大河，洗完澡回到房间，夕阳西沉，凉风吹进屋子。

“记忆”这东西稍经时日，便模糊了。对我来说，这个夏天的某些部分虽还像是昨天发生的，但就整体而言，却已只剩下一一种雾一般的不清晰模糊的记忆。比如说：我到那里的当天晚上，是谁出来伺应我的呢？我想大约是女佣，但也没准儿是安子从一开始就照应我了呢。我能记起的只有：那第一夜我一直失眠；我听见了深夜中呜咽的哭声；一轮细月悬挂在中空。

从第二天开始，我开始了派给自己的日课：读参考书并做笔记。我打算在这个夏天中开始写论文，再加还有许多必须过目的书还没有看，因而心情并不轻松。但无论如何，夏天里也不能这样只顾埋头读书。我既午睡，也出去走走。这偏房的二楼的确有风而凉快，绝不致于叫人受不了，但我还是厌倦了。于是午睡醒了后，若傍晚凉风习习，我便会在晚饭前到镇上转悠一会儿，这在不知不觉间似乎已成了我的日课。

直到今天，一想起那个夏天的事，首先浮现在眼前的便是那个多水、寂静的镇子。古都威尼斯有“水城”之称（当然，我不曾去过威尼斯），而这个小镇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可称作“水镇”吧。差不多在镇子的中央位置流着一条大河，与之平行，流着一条小河，中间则有渠浜将它们联通。

— 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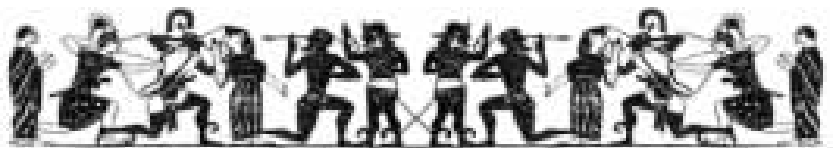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这些人造运河将镇子划成几个部分。渠浜多得叫人不可思议，两岸渠堤由石垣堆砌而成，渠中的水似流似静，石垣上建有一些老式的二层楼，还有一些柳、竹蔚然的庭院，而小船则在石垣下漂浮。黄昏时分，镇上的人们在船上享受傍晚的凉意，但船似乎也是镇上的交通工具。比起穿街步行，有时也确实倒是乘船能早一点到达目的地，而且船也便于装运货物。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镇的各处道路都很狭窄，既没有电车，汽车也无法交错而过，自行车也很少。总而言之，道路对于镇上的人们来说，并不具有太重要的作用，反倒是渠浜在镇中纵横交错，每家都有自己的小船。

但我还是愿意在薄暮时分的街上信步而行。这是一个何等陈旧却又美丽的小镇啊！据说这里在战争中没有遭受过一次空袭，其实像这种历史遗物般的非产业型的小镇，美国飞机也确实不会来破坏。这里的店铺都静悄悄的，外表显得很古拙，有许多是绸布店、洗染店、装裱店之类，但卖刀剑或刀剑护手以及骨董的店铺也不少。这里还坐落着几座寺庙。镇子的整体有一种好似历史博物馆的情趣，煤油灯之类则像日常用品一样装饰着古董店的店頭。我神往地看着这一番景象，忽然间竟忘记了自己是个正在专攻英国文学之类的大学生。

道路狭窄而多弯，而且不管弯到哪里，必定都通向石桥，使人不得不觉得这里一开始就有大河或者运河，于是道路才修得这样不便于行走。桥的栏杆两侧都有街灯矗立，灯影倒映在水中。等到电灯一亮，我便会意识到时间不早了，于是便打道回府。暮色中，一阵阵烧烤香味在小镇中弥漫，

— 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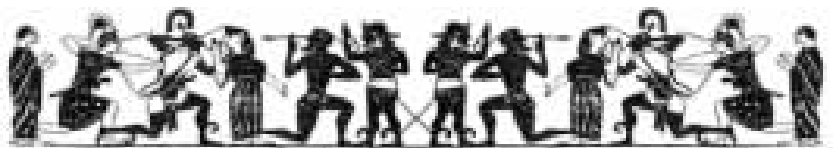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形成了一种令人惆怅的宓静。

镇子是古老的，而我借宿的贝原家的老太太也是一位颇有来历的老妇。我到这里后的第二天，便被领到正房最里面的和式客厅，同这位老太太寒暄。那是一间没有光线的房间，屋里弥漫着一股阴湿的霉味，一位老人背朝一座大大的佛坛而坐，身体靠着扶手，好似一具古老的木雕偶人。我向她鞠躬致意，然后仔细地打量着他那张轮廓分明的面孔。老太太向我询问我叔父的情况，可我却唐突得不曾好好地了解过我叔父与这家人究竟有什么关系，于是谈话很难继续下去。然后轮到我谈谈我自己以及大学、毕业论文之类的事情了，但这又不易为老太太所理解。坐在旁边的孙女不时地加以解释，但她动不动就笑，以致于我终于也忍不住为谈话的毫无条理笑了出来。老太太生在这个家，长在这个镇，好像还不曾乘火车离开过这个镇子，因此我无论对都市的生活做什么样的解释，都很难被她所理解。

所以不知不觉间，我的注意力已转向了安子小姐，也就是那位喜欢笑的孙女儿。

由于是大户人家，所以家里有好几位女佣，但照应我却成了安子的任务。她二十来岁，整天乐呵呵的，带来了与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庭所没有的朝气。即使我正在用功，她也会咚咚咚地迈着轻松愉快的步子走上楼来，先问一声：“打扰您了吧？”随后把准备好的茶具或水果之类码放在桌上。在这个家中，茶都是按照一套章法送出来的，尽管对于我来说，大热天的，倒还是喝凉水痛快些，但我终于还是老实地领受了热茶。也就是说：尽管安子是个我无须介怀的姑娘，但这个家里总有一种使人感到拘束的虚礼，致我甚至没

— 缘 —



有勇气说一声“请给我凉水”。我到的那天夜里是哪位女性的哭泣，这也是我没能问出口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安子爱说话，所以我也了解了个大概。

这个大户人家中实在是人丁稀薄，如果不算佣人们，除了老太太外，这里只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和安子。年轻的夫妇指的是安子的姐姐郁代和姐夫——贝原家的养子直之。而且令人不解的是：我在听安子告诉我之前，根本没发现这个家中还住着这对年轻的夫妇。我想：那天夜里传来的哭泣声，一定就是郁代的声音了。除此以外想不出还有谁，何况实在难以想象乐呵呵的安子会哭。但是郁代为什么哭呢？大概总有其原因吧。我的关心自然而然转向了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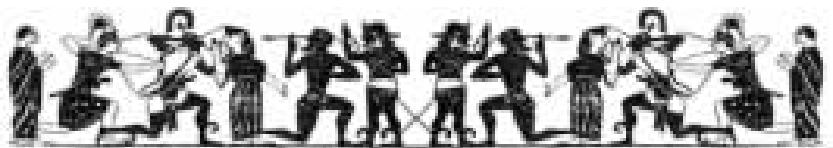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老太太的丈夫好像是位与这个世家相称的了不起的人。但是他死后，到了儿子，也就是安子他们父亲这一代，贝原家的声望就今不如昔了。安子的父亲涉足过各种事业，结果一无所成，并于几年前死去。因此现在这家已衰落到直之作为养子过来之后，即使想重振家业也不知从哪里着手的地步。再加上直之自己也失去了当初来这里时的雄心，虽还经营着一家名存实亡的公司，却已耽于玩乐。安子也是一说到姐姐、姐夫的事情，话便忽然少了，不但自己不愿意主动说，即便我问，她也立刻顾左右而言它。

“开始并没什么。姐姐和我不一样，漂亮得像个画中人，跟直之在一起，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可是……”

“可是”后面还有什么话，安子便含含糊糊地不再说了。

深夜我上床前，边拉开防雨套窗，边从套廊的扶栏向正房方向窥视。那里总是安安静静的，既不再有女人的哭泣声传出，也察觉不到一点人的动静。庭院的树丛中一片静寂，

— 远 —



只有萤火虫飞来飞去。大河一刻不停地流动着，河面漂映着河水的反光。安子那位名叫郁代的姐姐，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美人呢？大概她长得小巧玲珑，很适合和服，而且娴淑文静，与这个古镇和这个世家都很相衬吧？我带着遗憾的心情关好了套窗。奇怪的是，这家人决不把郁代介绍给我，安子也从来不提介绍的事。

安子发现我每天傍晚都要去散步，便抱怨我不早告诉她。第二天，她便约我傍晚乘小船乘凉。在正房后面有一处可以沿石阶从庭院下到大河边，在那里有一个与陆地和大河都相连的小船坞，其中停泊着几只小船和篷船。一位年轻的男仆来为我们掌橹。小船载着我们忽忽悠悠地在大河中走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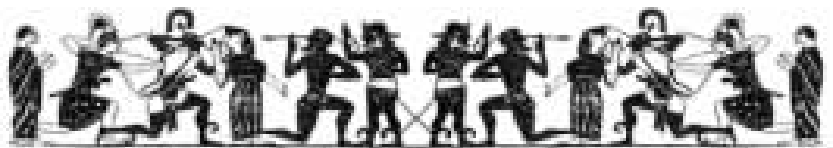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从船上看到这个旧镇，则愈加增添了一番情趣。白色的土仓和白墙在夕阳下泛着红光，与暗蓝的水波交相辉映，显得十分协调。小船打横进入渠道，便见到了水面上蔓生的水藻，那绿藻漂浮在蓝色水面上的情景，恍如梦境一般。小船在明暗相间的水路悠悠地前进，时而穿过水面上低垂的柳枝间，时而被许多水藻缠住了橹，水藻上白色的水珠滴滴嗒嗒往下掉，小船也放慢了速度。我们终于将船停在岸边，安子和我踏着石级上了岸。这里是我至今从未来过的公园，有几个乘凉的人摇着团扇坐在凳上。

“我非常喜欢这个镇子，觉得在这种地方生活出奇的好。”

“你喜欢这儿的什么？”安子像是嫌阳光耀眼，用团扇遮住夕阳，一边问我。

“喜欢什么？什么都喜欢。你不觉得吗？像这样宁静、

— 苑 —



凝重的镇子，到哪儿去找呀！”

“是吗？像这样死气沉沉的镇子，我可实在不怎么喜欢！”

“死气沉沉？”我吃惊地问。

“没错，这个镇子正在迈向死亡，一点生气也没有。一些持有从前那种职业的人，仍旧做着从前那种买卖，然后一点点地衰老并死去。年轻人一个个都远走高飞，剩下的只是些老人。”

“那你呢？”我问话虽然并没有调侃的意思，却似乎点到了她的痛苦处。她回答说：

“我们也正在迈向死亡。被小小的镇子束缚住手脚，已然失去了去任何地方的能力。”

“就算你姐姐是因为结了婚而无法动弹，可你不是哪儿都能去吗？”我说道。

“我看起来像有那样的精神吗？”她反问道，停了一停又说：“像你这样的外来者，是不会懂得我们心情的。”

我们在公园转了一圈，又乘上小船，太阳已经落山，黄昏时分那泛黄的光线将石垣的长影投射在运河水面，小船一响起不紧不慢的橹声，那些细长的倒影便在小船走过的水道中打颤。成群的小羽虫掠过水面，茅蚬发出扰人的鸣声，目送着小船经过。

“小安！”

这叫声来自迎面而来的一只小船。那是一位身穿白色和服单衣，贵公子般的年轻男子。那亲昵的叫声使我立即产生一种直觉：这是安子的恋人，是他使她没法离开这个镇子的。然而，我的猜测瞬间便被击碎。

— 愿 —



“啊，姐夫！”她应道。

遵照她的示意，为我们撑船的男仆将船速放慢，与外面的小船靠上。她将身体弯向对面的小船，夹着很多语速非常快的方言，同对方叽叽咕咕地聊了起来，不过很快就告一段落，然后回身朝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姐夫。”然后又把我向对方作了简单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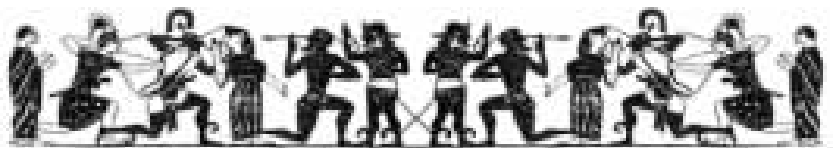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承蒙关照。我还没去拜望您。”我慌慌张张地寒暄，一面看着对方。没想到的是，这位看上去比我大五六岁的青年似乎也一错愕，但声音听起来倒还开朗。

“希望您在这里住得愉快。有时间的话也来我这里玩玩。”

他匆匆丢下了这句话，马上打了个手势，他的那只小船已与我们的船缘分开，并眼看着在暮色渐浓的小路上远去了。我的视线追随着那船，直到直之的白色和服再也看不见了，而安子则坐在船头，背向直之的船，茫然地望着远方。直之刚才那句“也来我这玩玩”，使我回味无穷。我至今从未在那世家的大宅和庭前见到过直之和郁代。听他刚才的话，他们夫妻似乎是住在别处。如果郁代并不住在正房，我刚到的那晚听到的哭声，难道是安子的声音？……被一种奇妙的感觉所动，我窥探着安子的表情，她却只是默然地坐着，凝视着暮色渐重的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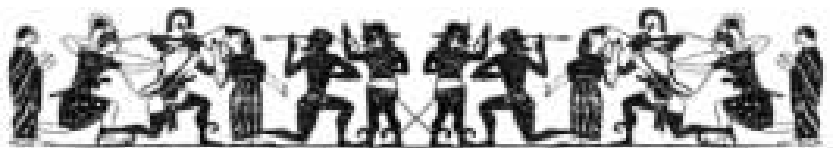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总之，我如果当时问问她就好了，但一想到平时性格爽朗的安子对这件事却讳莫如深，也就实在不好开口问了。听说几天后是安子母亲的忌日，有一场法事，于是我便想象一定会再次见到直之，而且郁代到时也会出现的。但是那天安子在小船上的形象——凝视着暮色沉沉的水面，与平时爽朗

— 怨 —



的形象判若两人——却浮现着一种令人同情的阴影，叫人不
禁产生一种想要抱紧她肩膀的冲动。

法事从午后开始，我像往常一样在偏房的二楼用功，正
房传来的诵经声却不绝于耳。安子事先就笑着跟我说：“像
你这样的，从法事开始时就坐着，到时一定会脚麻，以致于
连站都站不起来。我会选个合适时机来叫你的，到时你去上
支香就可以了。”于是我便专心致志地等她来叫我，可是过
了午睡的时间，诵经声仍一刻不停，倒真是让我等得脚麻，
却又不好在这种时候出去散步，于是便很无聊地躺倒在榻榻
米上，一边还想象着郁代的模样。等到听见上楼梯的“咚咚”
脚步声，我连忙正襟危坐时，身穿带家徽的黑色罗制和
服的安子总算来找我了。我换上大学的制服跟她来到正房
的大客厅，因那里的人数之多而吓了一跳。像这样人丁稀薄的
家庭，亲戚朋友却居然如此济济一堂。我刚坐了一小会儿。
安子便让我去供香，我走到佛坛前，那里摆放着一张旧照
片，照片上是一位很年轻的女性，梳着一种老式的椭圆形发
髻，那种带着忧悒表情的容貌，只能用“美丽娴雅”之类的
字眼来形容。她长得和安子有点像，但远比安子漂亮。我回
到座位，寻找长得与照片上的人相像的女性，但在场的几位
年轻女性都拘束地低着头，因而看不出谁是郁代。过了一会
儿，开始用餐。当黑漆餐盒摆到我面前时，先前的肃穆气氛
顿时有了变化，嘈杂的声音四下响起。先是身穿黑色家徽和
服、形象威严的老太太的身影不见了，几位年轻女性也随即
都跟着找不到踪影。而这时我正被左右不断的劝酒和攀谈纠
缠忙得不可开交，以致无法再去顾及她们的离去。不一会
儿，一张微微含笑的面孔出现在我面前，原来是直之。



“怎么样，功课有进步吧？”他端着酒杯坐在了我身旁。

“托您的福。不知怎的，我很喜欢这个镇子。”我说着客套话。

“对于我们这些镇子上的人来说，倒一点不感到有什么好的。因循守旧的氛围在这里很浓，占着压倒性的地位。马上三弦就要响起来了，还有小曲、谣曲，对这种愉快的玩艺儿，这里的人都很在行。这儿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镇子。”

“不过这里很有情趣。水多，景色也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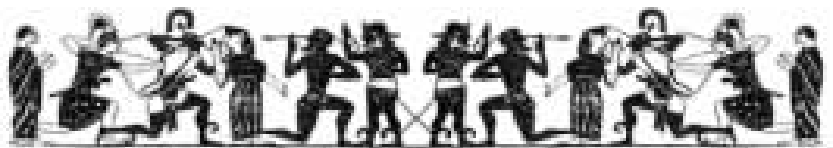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你指的是渠浜吧？不过这都是人工的，也就是运河。起初这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因大河泛滥而想出了这种办法，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镇上的人都像是将这当成了玩艺儿，纵横交错地四处开挖。所以说这与自然的风景不一样，是一种人工的因此也是颓废的东西。镇上的人尽喜欢仪式、游艺之类，本质上也是颓废的。我觉得这个镇子正在渐渐死亡，毫无生气，有的只是无聊、倦怠、无为，白白地将时间浪费。”

“这也属于一种艺术吧？”我天真地反问。

直之一只手拿着酒杯，说话间时不时地喝上一口，但他说话的样子和喝酒的样子都很丝文。

“怎么说呢……所谓艺术，应该指的是对艺术方面的追求的目的吧。但这里并没有这样的目的，而完全是由于无聊得难以捱过一天天的日子，于是为了解闷打发无聊时光而寄情于运河或是寄情于音乐。人和镇子都在走向灭亡。不是有‘废市’这么个词吗？那就是指的这儿。”

响起了三弦的拨音，嘈杂的音乐戛然而止，随即有人哼起了小曲，那是一位颇有派头的富商模样的男子，弹三弦的



也不是女性。我向周围看了看，不知不觉间，这里已然一位女性也没有了。

“等到某天发生了地震或火灾，这个镇子便完全成了废市。这个镇子现在已然在死亡了。”

听了这话，我讶异于其口气与那天安子的话是何等相似。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默默地抿着酒杯。这时我发觉唱曲子的换了人，看来是大家轮番献艺了。听到他们那老到的噪音，连我都立刻明白这全然超出了业余爱好者的即兴表演水平。我想自己不能再不知所措地呆在这儿，便不动声色地退场了。

这时已是深夜，我到庭院去醒醒酒。弄了半天，结果还是没能搞清楚郁代是个什么样的人。在穿过幽暗的树丛时，照片上那梳椭圆发髻的女子容貌不知不觉又浮现在我眼前。我一直走到俯瞰大河的岸边，看着水中的月影和对岸人家的灯影。蚊子嗡嗡地扰人，我后悔没有带扇子。我顺着河边走，耳边听到的是回家的人从船坞将船划出的声音、远处正房传来阵阵三弦拨音、河水轻轻拍打河岸的声音。这时，突然有说话声溜进了我的耳朵。

“我实在无法可想了。”

“为什么？您不认为太过分了吗？”

“但也有些事情是实在没办法了。有些事情是很难为意志所动的，换句话说，是从一开始就有定数的。”

“‘意志’？既然是有定数的，那就谈不上什么‘意志’了吧。您是忍受不了我了。”

“这不是无法可想的事吗？小安。”

我不再向前走了，但马上便意识到讲话的是直之和安子



两人。虽然并没有出于想听他们在谈些什么的好奇心，但我还是不顾蚊虫的叮咬，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反正我也没法让他俩的谈话不进我的耳朵。

“万一你姐姐……”

后面的话就听不见了。传来河水猛烈拍打船舷的声音，一只小船从船坞漂向大河河面。船上一个人的身影像是直之，但安子大约是站在船坞的背荫处，从我这儿看她不到。船橹不紧不慢地吱呀作响，小船在水面悠悠地晃悠。在静得只听到水声的大河上，这只小船载着不为我所知的谜渐渐远去了。

大约是在法事过后几天，我陪安子去为她母亲扫墓。那天我刚吃完早饭，到院子里散散步，一来消磨开始做功课前的一小段时间，二来也消化消化。正在这时，从船坞方向传来安子的声音。由于做法事的那个晚上，我也是在那同一方向听见直之与安子间那谜一样的问答，所以我便不自觉地将脚步朝向了那个方向，一看，那位平时陪我们划船纳凉的不爱讲话的男仆正准备将小船划出船坞，安子一人独坐在船上。

“要出去吗？”我问。

“是的。正要去寺院为我母亲扫墓。”她在船上回答道。

“去寺院也要乘船？”

“寺院建在河的上游。”

“我也想和你一起去。”

“你如果方便，就请吧。可您不是有功课没做完吗？”

“无所谓。”

俗话说的好“借船过河”，我身手敏捷地转移到安子的



船上。我也不明白是自己对这个镇子非比寻常的好奇心驱使我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去看看在上游的贝原家菩提寺，还是自己的内心中已不经意地产生一种念头，不愿意错过任何能与安子一起行动的机会。我并没注意到，平时安子约我去乘凉时，口气总是那样轻快，而此时却变得非常沉重。

“今天挺热的。”她这样说，其实弦外之音就是：何必放下那么紧张的功课去跑一趟呢？也许她暗地里希望我能改变主意。但我却无所谓地说自己不在乎天热。

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我们所乘的小船以不同于乘凉时的快速向大河上游行进。安子打着白阳伞坐在船头，脸背向我望着水面。从两岸树丛中响起的蝉声随着小船而行。

“上次做法事时我也去扫墓的吧？”我试着问道。

“那当然。”

“那时候大家也一起去吧？”

“‘大家’？”她不明所以地反问。

“直之……”我一慌，便顺口报出了自己想到的名字。

“姐夫很忙。”

“那么你姐姐呢？”

“那天是忌辰，因此有几位亲戚也去了。”

这是所问非所答。再一回想，我每次提到她的姐姐郁代时，她总是那样巧妙地岔开话题。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像是很快看破了我的心思，露出她那天生的开朗的笑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有个怪习惯，常常去给母亲扫墓。好像是因为别人都不去，所以我就必须多去。”

“你爱你母亲吗？”

— 源 —



“怎么说呢……母亲在我还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因而我记不清她的样子，但又总觉得她很亲切。这也许是由于对我来说，活人和死人都差不多吧。”

这话说得古怪。但我被她先前闪现的微笑迷住，忘记了自己想要问些什么。

男仆那熟练的橹技使船很快地溯流而上。没过多久我们便到了郊外，而太阳也逐渐升高，日头越来越猛。等到我们停船上岸的时候，先前的河风已停息，灼热的直射阳光把路面烤得发白，好在路不长就很快到了寺院。这是个古老的大寺，进了山门便是石阶，正殿临近一处小山丘。山门内空无一人，有的只是聒噪的蝉鸣。安子朝住持的房间打了声招呼，与我们一起来的男仆在那里借了笤帚和水桶，我们从住持房间的旁边朝后面的墓地走去。贝原家的墓集中在墓地一角落的一块区域，排列着一些很气派的石塔和石碑，安子母亲的墓在其中显得较小。墓旁已打扫得干干净净，根本不需要男仆再去打扫。作供品的菊花已被烈日晒得垂下了头。安子在墓前跪拜了很长时间，我也随后敬上了线香，一缕细烟在无风的空中直挺地上升。

这时，男仆已经带着扫墓的用具先回到住持的住处去了，所以这寂静的墓地中只留下了我和安子。我把贝原家的墓一个个地审视了一遍，不少墓年代已久，覆上了青苔。在夏日炎炎的阳光下，先祖的亡灵们像是在静默地凝视着这个家族最后的后裔——一位年轻的姑娘。

“这个镇上有很多人死于伤寒和赤痢之类的流行病。”安子说，“从前或许是由于卫生设施不齐全，因而恶性病一旦流行，人们就根本无法抵御。像这种多水的镇子，无论怎样

— 员缘 —

